

《二泉映月》是失恋奏鸣曲吗

——看锡剧《二泉映月·随心曲》求解惑

康式昭

生,40岁,与寡妇董彩娣同居,相伴终生。阿炳死后次年,董也病故。《二泉映月》就是阿炳失明后所作。邻居们回忆:他卖艺终日,仍不得温饱,深夜回小巷之际,常自拉此曲,凄切哀婉,极为动人。阿炳称之为“自来腔”,邻居们则叫它“依心曲”。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出这些,无非是提供作曲家所处黑暗时代和他痛苦人生经历背景,提供一个认识理解《二泉映月》的人口。硬说乐曲和他不幸人生无关吗?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贺绿汀早就说过:“《二泉映月》这个风雅的名字,其实与他的音乐是矛盾的。与其说音乐描写了二泉映月的风景,不如说是深刻地抒发了瞎子阿炳自己的痛苦身世。”是啊,听谁的好?我看,与其听那些“随心”臆断,我宁愿相信真正懂得音乐的专家学者贺绿汀教授!

在我看来,《二泉映月》既是阿炳对故乡美景的挚爱和抒发,更是他痛苦人生的呐喊和抗述,也包含着对未来卑微的希望和诗化的向往!准确否?且不管它,至少不应该视为失恋后的悲鸣或哀号吧!

二

其二,再说照亮阿炳灵魂的那轮“明月”——富家小姐秦月。遍查资料,硬是不曾找见少年阿炳这位居于社会底层的贫贱小道士与任何一位富家小姐的浪漫恋爱史实记载。当面对听了一下,剧作家声称,秦月其人,是他的虚构和创造。是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人既无,和阿炳的恋爱追逐,自属子虚乌有。引申下去,这轮“明月”照亮阿炳的灵魂,成就阿炳终于成为伟大的音乐家等等,就更是“随心曲”一相情愿“随心”所欲地发挥和奉献了。呜呼,如此这般,我也就只能诚惶诚恐地三缄其口了!

然而,即使我还是忍不住想发出点不协和音。剧作告诉我们:不止少年阿炳有这份艳遇,他的老爹——道士华清和竟也相同!是秦府富孀、月儿小姐的婢母和他共同产下阿炳。即:两代底层贱民——道士,和两代富家女子——姑姉相恋,构筑了这部独创性作品,进而解释了伟大乐曲《二泉映月》的所由诞生。

这番编造很“独创”“独特”“出新”“出彩”吗?摸脑袋想想,倒觉得似曾相识,司空见惯,中外皆有,不足为奇异的。说个不客气的话,这番“翻新”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把一个严肃的题材,化作变了相的“才子佳人”滥调,“小姐与贫儿”的俗套,“王子与贫女”的反向翻版。

远观西方文坛,“灰姑娘”被高贵的王子钟爱,高贵者和低贱者的传奇恋情,几乎成了个“筐”,装进了一大堆相似的类型化作品。即如人们熟知的艺术珍品《简·爱》,也未能脱此窠臼,写的就是大庄园主、贵族罗彻斯特,与他的家庭女教师、孤儿学校出身的平民女子简·爱凄美的爱情故事。社会地位的反差,让他们的爱情经受了生生死死的无尽折磨,也生发了动人心魄的曲折婉转的感人情节。

近观中国文苑,“小姐赠金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的事情,早就司空见惯,举不胜举。说一个如今舞台上常青的当代作品《雷雨》吧:周公馆老爷周朴园和侍女鲁侍萍私通,产下“非婚生子”大小爷周萍;大小爷周萍又爱上了女仆、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出轨乱伦,还暗结珠胎。谜底揭开,终成大悲剧。比比《二泉映月·随心曲》,不也是一辈秦府少奶奶和道士华清和私通,产下私生子阿炳,阿炳又爱上了秦府大小姐月儿……从总体戏剧构思看,两代人的畸形恋,何其相似乃尔!只不过尊卑贵贱者的性别颠倒就是了。有趣的是,获知这完全不能的恋情之时,卑贱一方的两个家长(阿炳父亲华清和及四凤之母鲁侍萍),阻止训诫的手法、话语,甚至场景,配搭,几乎一模一样!试摘几句:

《随心曲》第一场,雷尊殿。
华清和(唱):你妈妈冤死十八年,秦家就是周罗殿。不许你去见秦家女,快斩断丝萝(天上起雷声)——你,你对着雷声盟誓言!
(白)儿啊,我们穷道士,历来被权势人家看作下等人,强攀富贵,定要招灾惹祸。你说,你再也不见罗家人!你说!
阿炳(强忍):儿再也不见罗家人……
华清和(再逼问):你要是再见罗家人呢?你说,你说!
阿炳(爆发):那就——让儿遭天谴!(一声炸雷炸开来)

《雷雨》第三幕,鲁贵家。
鲁妈:你听,外面打着雷,我的女儿不能再骗我了!我太不相信世界上的人了,人们的心都靠不住……我们明天就走,永远不回这儿了。凤儿,我要你永远不见周家的人!
四凤:好,妈。

鲁妈:不,要起誓!跪下!
四凤:妈,我答应您,以后永远不见周家的人。(雷声轰地滚过去)
鲁妈:孩子,天上在打雷,你要忘了妈的话呢?
四凤(畏怯地):我不会,不会的。
鲁妈:你要说,你要说,假如你忘了妈的话……

四凤(不顾一切地):那……那天上的雷劈了我!(哭出声)(雷声轰地滚过去)
如此这般相似,当然不会是70多年前曹禺大师穿越之后模仿当今。其间的文野高下异常分明。拿大自然的雷和雨说事,在曹禺笔下,是介入矛盾进程的有机构成,堪称传神笔墨。在《随心曲》里,则最多算个招之即来的客串,可有可无的调味。

三

对新世纪杰出导演张曼君,我是钦佩不已的。去年10月文化部举办的“十艺节”上,她执导的秦腔《花儿声声》,位列文华大奖戏曲类榜首,她也荣获文华导演奖,排名首席。为家乡乡排的赣南采茶音乐剧《八子参军》,“十艺节”上也名列前茅。戏曲表现现代战争,原本难度极大,但她开合自如,新颖流畅,其导演手法令观者交口称赞。

然而,如今这出《随心曲》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在:她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彩多姿更有声有色地烘托出的,是一个扭曲的主题:《二泉映月》无非是瞎子阿炳的失恋奏鸣曲!

导演借助《二泉映月》乐曲,掀了两次高潮。第一次是阿炳秦月恋情暴露后,秦府硬将秦月送出求学,对外则叫出嫁。无情棒打散鸳鸯!背景是花轿抬走新娘秦月,二泉亭边则是阿炳痛心疾首地扔掉胡琴,随貌似月儿的娼妓花儿,奔花街柳巷沉沦堕落而去……此刻,乐队奏出了《二泉映月》的初始音声。导演趁机调动起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发挥乐队潜能,多方配合,把闹场气氛推向高潮,形象地诠释了阿炳失恋后,心上自在地涌出了以后雄踞民族乐曲塔尖的旋律——当然,还只是雏形,但已经为伟大乐曲做好了铺垫。

第二次高潮在二三十年后,瞎子阿炳极端穷困潦倒,与寡妇董彩娣相濡以沫、苟延残喘之际,秦月这位富家女(未婚小姐?已婚贵妇?剧作此处卖空)找来了!她“北上求学已多年,不觉鬓边

白发添”,尽管“与阿炳缘分虽断情未断”,但“踏破铁鞋寻到此,一场空喜倍伤情”。“看眼前,似梦似真,剥去时光,抖落风尘,犹是当年意中人!”气息奄奄的阿炳也是一往情深,日日思念,夜里抱着彩娣入眠,梦中却呼喊“月儿”,只因:“她是我天上的月,她是我琴中的魂,她是我追寻的梦,她是我意中的人!”现实是冷酷无情的。秦月无法续旧圆梦,快快地离去了……而在导演巧手指挥下,《二泉映月》的乐曲也最终得以完成。阿炳挣扎着奋起操琴拉得如醉如痴,由台后推向舞台前端;乐队则全体起立,奏得如火如荼,由幕后走向幕前!乐曲也由二胡独奏曲铺张成了宏大的二胡协奏曲。全剧轰轰烈烈地推向了高潮!

单就导演手法技巧论,无疑是十分出色的。只可惜,它附着于一个不那么靠得住的题旨。这是个悖论:题旨失当,诠释得越精彩,越是帮倒忙!也许,成熟的导演,在接过执导的本子后,要认真掂量掂量其间的得与失。

四

还想啰嗦几句。鄙以为,对待民族文化的经典,要以“高山仰止”的心情,怀抱敬而且畏的态度,慎之又慎,万万不可轻浮。让那些扭曲的舶来品“解构”“颠覆”之类的玩意,见鬼去吧。

我崇敬日本籍音乐家小泽征尔,这位享誉世界乐坛的大指挥家,1978年应邀担任我国中央乐团的首席指挥,其间,他指挥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和根据阿炳原曲改编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后第二天,他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专门聆听了该院17岁女生姜建华用二胡演奏的原曲《二泉映月》。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呢喃地说:“如果我听了这次演奏,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我没有理解过这种音乐,因此,我没有资格担任《二泉映月》……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说着,果真就要跪下来。他还说:“断肠之感这句话太合适了。”同年9月7日,日本《朝日新闻》刊登了发自北京的专文:《小泽先生感动的泪》,记述此事。不仅如此,1985年,此曲在美国被灌成唱片,并在流行全美的11首中国乐曲中,名列榜首!

“只应跪下来听!”这是一位严肃的大音乐家诚挚的心声。敬畏之情,溢于言表。作为华夏子孙,阿炳的骨肉同胞,我们是否应该向小泽先生学习,向他致敬呢?

以高质量的艺术品传达中国梦和主流价值体系

——“中国梦与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研讨会述要

本报记者 刘 蕾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及票房进入200亿元时代,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电影生产国,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这种背景下,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叙事体系和文化价值观就成为提升中国电影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重要问题。”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主办了“中国梦与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研讨会,丁荫楠、苏小卫、饶曙光、张建勇、贾磊磊、尹鸿、王一川、章柏青、黄式宪等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主持会议。

研讨会就中国电影中的“中国梦”表述、中国特色的电影叙事体系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中国电影提升国际竞争力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观点不尽相同,但与与会者较多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电影国内市场近年始终保持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而国外市场却在相对萎缩的状态。让中国电影真正走出去,需要电影本身从内容生产、投融资、发行推广等产业链各个环节实现国际化转型。

电影表现“中国梦”的原则是什么

以电影的方式表现“中国梦”,毫无疑问,应在尊重电影自身艺术规律的基础上,用理性的方式表现人、历史和时代,体现电影艺术自身的魅力和感染力。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党组成员饶曙光说,在其中需要强化几点认识,“第一,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电影表现中国梦就是要塑造好普通人的艺术形象,表达普通人的人性诉求和人性理想。第二,电影要以观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表现中国梦。从目前来看,一些主流电影与年轻观众还存在诸多对接上的问题,矛盾和障碍。克服这些障碍,主流电影积极思想意义的传播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传递正能量

每一位父母,面对自己懵懵懂懂但是日渐长大的孩子,都会经历一场严峻的灵魂拷问,那就是我们如何在期待孩子拥有阳光美好内心的同时,让他明白并防范世界依然存在的野蛮和残酷。这个世界尽管大多数人心存善良并执着于对他人和生活的爱恋,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在自私、偏狭心态的促动下,在道德和行为上极度蜕化和堕落,携裹了太多的卑鄙和暴力,他们以为世界是他们的地狱,其实真正阴暗的地狱是他们的内心。

3月1日21时12分的昆明火车站,一撮乌合之众抡起他们爪牙一样的刀具和匕首,顷刻间吞噬了29个生命。29个活泼的生命,吸纳了人间的多少阳光,装载着多少美好的希望,他们还可以给生活多少仁慈和温情,给世界付出多少创造和劳动。然而,这一切一瞬间都在黑暗中窒息了。在最后一刻,他们一定想不到,为什么在这个世界著名的春城昆明,会莫名其妙地伸出如此邪恶和锋利的爪子——他们也许根本没时思想。

我能隐约地感到,这些狂妄之徒,即使被击毙,被逮捕,被通缉,他们一定还有一种扭曲的快感,他们以为自己“英勇地”达到了既定的目标:以无辜的死亡,血腥的场面,让人们长久地陷于恐惧。他们不会反思,以武器对付手无寸铁,是多么卑劣;以突然袭击对付毫无防备,是多么无耻;以组织化的群体对付散散的个体,是多么懦弱;以明确的仇恨侵犯毫无不相干的平民,是多么野蛮。他们黑暗的心灵,早已丧失了思想和逻辑。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这样一种生命——如果还可以被称为生命的话,来到这个世界的一遭是多么苍白和无趣。

在愤怒、谴责和惩罚之后,人们甚至还会洒下悲悯的雨露。这些青春年华的小伙子和姑娘,在呱呱落地的时候,也曾经发出稚嫩和纯洁的笑声,在幼小的年华,他们也曾经温情脉脉地扫视过生活和世界。但是,他们很快迷了路。也许是他们周围积压了太多的冷漠和仇恨,也许是脆弱意志,没能正确面对命运复杂的考验,也许是他们被心怀叵测的邪恶者长久地麻醉和诱导。总之,他们最终背着太阳的方向,走向了黑暗和肃杀。他们辜负了世界,也辜负了自己。

即使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些恐怖主义者的目的也不可能得

乌云遮不住太阳

杨晓华

逞。人类历史上,有多少远比这些拙劣的暴力者更暴力更凶残的专制、极权者,他们丧心病狂地利用本来是文明产物的国家机器,企图大规模地屠杀和消灭别的民族、种族,毁灭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阻碍人类文明的前进,好把这个星球变成他们掌控的炼狱。但是,在整个人类的面前,他们毫无例外都可耻地失败了,更何况,这些装备原始,头脑简单,行为鲁莽、螳臂挡车的行凶者。

阴明的春天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恶行而有丝毫损伤。相反,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罪恶正在被迅速清算;精英云集的人民大会堂,肃穆的默哀昭示着更深沉的民族情感和更紧密的兄弟团结;大江南北的人们通过各种媒介把关爱送给了昆明;在昆明的献血点,人们一大早就自发地排起了长龙。大自然给过汶川一次地震,我们还给汶川一个更美丽的家园;罪恶者企图给我们一个心灵的地震,我们将还给昆明一个更灿烂辉煌的春天。而我,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普通的父亲,由此也更加坚定对阳光的信仰,让我们的孩子阳光再阳光,以便和别的伙伴一起把世界的未来照得更加光明无限。

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他还批评了两点倾向:第一,开启了唯GDP至上的市场方向;第二,搞3D电影崇拜。归结为一点,则是缺乏人文的原创性,以牺牲民族文化主体性来换取的高端票房会伤害中国电影产业整体的良性建构与发展。

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认为,电影更好走出去,首先需要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他说:“所谓民族的不仅仅是民族的风物和符号,更是一种民族的精神和实力。我们在寻求中国梦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民族的符号和表征,更应该是民族精神的保持和维护。”他还认为,我们不能以混灭民族性来作为世界性的手段标志和途径,我们无需迎合强势文化的全球化模式,也无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们有自己琴棋书画的文化传统,有自己风情古韵的审美要求,有自己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只有守住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要想“出门去”,先得“门里火”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的眼光很独到,他看到中国电影不仅在国际传播上存在困难,而且国内传播也有隐忧,在国内放国产片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一部分。他拿出了一系列数据,“去年全国总票房达到了217亿元,同比增长了27.51%,国产影片也有大程度的增长。但也要冷静地看到,据有关统计,2013年度国内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133部影片中,中国内地国产片只有49部,占影片总数的36.8%,不到一半。同时在海外销售中,取得最高业绩的也主要是合拍片而不是我们内地的国产片。再进一步统计内地国产片中票房超过5000万元的只有25部,超过亿元的只有15部,与之相比,合拍片票房过亿的有16